

现代大学生阅读系列



夏日里的阿燃/著



# 路过花开路过你

路 过 花 开 路 过 你

第一个碰上的，  
不论怎的，就那样在心里刻下了……

朝华出版社

# 第一个碰上的你

夏日里的阿燃 | 著

第一个碰上的，

不论怎的，就那样在心里刻下了……

● 朝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过花开路过你 / 夏日里的阿燃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054-1419-4

I. 路...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0479 号

## 路过花开路过你

作 者 夏日里的阿燃

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

责任编辑 张宏宇

特约编辑 张 炜 崔晓燕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熊琼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20 字 数 134 千字

印 张 11 插 页 4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419-4/G·0788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作者 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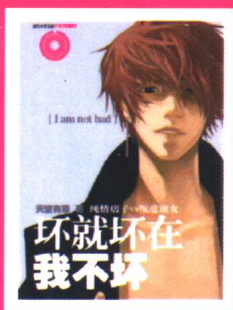
About the Author

夏日里的阿燃，本名欧阳娟，生于1980年12月5日，祖籍江西。

沉迷于四季轮回，醉心于初夏时节铺天盖地疯长的植物，穿梭其间，扬起长及脚踝的素色裙子疾步如飞。热心于文字的铺张浪费，用句子堆叠心事。常常被别人的故事感动，也会陷入自己编织的故事中不能自拔。

路过花开\*路过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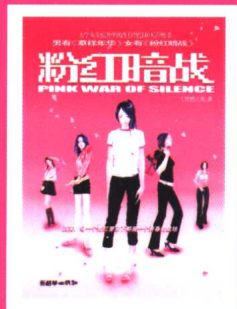
\* \* 路 过 花 开 路 过 你



纯情痞子 VS 叛逆淑女

现代大学生的爱情打口碟之《坏就坏在我不坏》

在山城重庆的一所大学里，放纵、悲伤、爱情、迷乱，青春的一切都充满着过山车般的快感和眩晕……



男有《草样年华》女有《粉红暗战》

大学女生宿舍里的生存智慧和无声厮杀

**魔方工厂投稿信箱**

Morefuntiehu@vip.sina.com

motie@vip.sohu.com



\* 策划编辑：田辉 张宏宇

责任编辑：张宏宇

特约编辑：张炜 崔晓燕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 熊琼

010-84803033

插图：杏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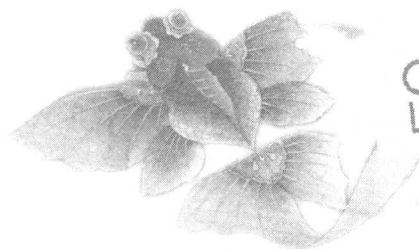












# 让世界开出花来

第一章 将爱 1

第二章 美错 25

第三章 烟 51

第四章 空城 81

第五章 花事了 131

第六章 后来 183

目录 Contents





路过花开路过你

第一章 将爱



关于A大,留存在我记忆中尚能清晰地诉诸于语言的,只有那条种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了。它略嫌残旧的水泥路面,两侧的花圃每逢初夏时节便拥挤着疯长的野草;而十七八岁的姑娘们,随意地编起辫子挽起头发走在上面,青翠的笑脸,富于节奏感的步调,花色各异的衣裳在眼前轻飘飘地晃呀晃……湖面上漾起的水纹一样引人遐想。

这条路,将校食堂、宿舍、教学楼、科技楼、艺术楼贯穿起来的主道,承载着一季又一季的青春男女。两侧的法国梧桐经过年长日久的努力,将枝条交缠到一起,行走其间,就像穿越一条绿色的隧道。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苏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恬淡清冷的小姑娘,喜欢默不作声地跟在学校的老园丁后面看他劳作。老人举着一把又黑又重满是铁锈的大剪刀,从林荫道的这头到那头,细致地毫不停歇地修整过去,一剪就是两三个小时。我跟在他后面缓慢地挪着步子,娇艳如花的姑娘俊朗明媚的小伙子步履匆匆擦肩而过,四五月间温暖湿润的风撩动绿叶如同时光一样静默而又略微狂躁地跳动……所有的这些,在认识苏朗之前,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打动不了我。在认识苏朗之前,所谓的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是浑然不解的。

“你每天看我修剪植物不闷吗？”老人有时会问我。

“不闷。”我摇头。

“真是奇怪的小丫头，为什么不跟同学一起去玩？逛街、打球，或者是闲聊也好呀。”

我不喜欢逛街和打球，不光打球，除了爬山之外，所有的运动我都不太喜欢。我的身体自小就比较瘦弱，血糖浓度偏低，饥饿和过于激烈的运动都会让我随时休克。至于闲聊，聊什么呢？情窦未开心事澄明，没有什么需要钻在被窝儿里跟朋友倾诉的事情。

有一天老人主动教我给植物修剪枝叶。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温暖而寥落的午后，阳光异常充沛，我的笑容，像开在空谷的幽兰般空荡荡地独自美丽着。

老人穿着烟灰色中山装，藏青色粗布裤子，还戴了一顶形状怪异的帽子，他捉住我的双臂为我纠正动作。

我平端着粗重的黑铁剪刀两手费力地一张一合。我吱吱咯咯的笑着，老是回过头去问：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

就这样，在我无数次回头中的偶然一次，我的眼睛遇上了那男孩。

初夏的暖阳透过鲜亮潮润的树叶斑驳地洒了他一身，风一吹，叶子剪切着太阳的光束，细碎的阳光打在他脸上一晃一晃的。他俯下目光看着我，从他看我的表情中我知道，阳光也正打在我的脸上一晃一晃的。



他长得非常高，足足高出我两个头的样子，穿蓝粗布休闲服，肩上扛着一卷报纸。他看着我，脸上有轻微的怜悯和无奈。

一只蚂蚁从树上掉下来落在我的肩上，又顺着手臂匆匆往下跑，经过手腕时犹豫地四处张望着确定方向，小家伙看上去如此忙碌，步态之间甚至显出些大义凛然的意思，像奔赴疆场的战士。

我手臂有点痒，想伸出指头来把蚂蚁弹掉，但是男孩脸上那一丝捉摸不定的无奈让我不敢轻举妄动，甚至觉得有些无地自容，没来由的无地自容。我那原本真诚的对于植物、对于季节的热爱在他略带嫌弃的目光之下似乎变成了做作，明明是蚂蚁爬到我的手上侵犯了我，可是从他看我的目光中，却好像是我爬到了蚂蚁身上以强凌弱似的。

我鼓起勇气瞪他一眼，负气地转身跑掉。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叫苏朗，知道他最初遇见我时心里充满着怎样的柔情，他眼神中透露出来的那丝无耐与生俱来，而他肩上扛着的报纸里面裹着一把尚未擦净血迹的钢刀。

## 2

那是1993年的初夏，我的18岁。

我叫春衫，本来是珊瑚的珊，我出生的时候叫“珊”字是很



时髦的，入学时老师为了节约笔画写成“衫”字，就这么一直用过来。后来我看到一句话：青骢马，薄春衫。反而开始喜欢这个误写的名字。

去年妈妈把我送到这所臭名昭著的小大学来学习钢琴，你知道整天对着一块昂贵的木头疙瘩敲来敲去是什么滋味，我的专业成绩一直徘徊在及格的边缘，反而爱上生物学，经常蹲在臭水沟边寻找传说中的草履虫，收集各种蝴蝶的标本，干枯的小花小草用浆糊粘在夏布上做壁挂……

因为这个爱好，我认识了小恬。那时我入校不久，保持了高中生送圣诞卡的习惯。圣诞卡都是我手制的，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铺在塑料纸上写上自己喜欢的诗句压缩成照片的形式。比方说一只蝴蝶的标本再加上几朵干花，随意在白纸上写几个字，越没字体越好，显出一种朴拙的可爱，将这些东西按比例摆放好再压缩在一起就是一张很有意思的贺卡了。这种手制的贺卡非常受欢迎，同学们竞相模仿。我一共送出了 200 来张，后来一个男孩把我送出去的卡片都收集起来，圣诞刚过，他在宿舍找到我，将那些卡片一张张铺开来给我看，铺了一床。他说：这些都是你做的吗？其中有一张名为“水”的我特别喜欢，枯黄的花做成太阳的形状，照着地上风干的小草，“水”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这男孩就是小恬，A 校最受女孩子欢迎的校园诗人，清瘦、文弱、装腔作势。尽管他费尽心机收集我的各种卡片，我仍然对他无多好感。



我的生活平静如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一丝伤感和遗憾,在那条布满阳光的林荫道上穿来梭去,观察美丽的植物,陪伴孤僻的老人,然后……然后我在那里遇见苏朗。

熄了灯,宿舍在一刹间沉入静默的黑暗,这静默也只保持在熄灯的一刹间,随即就炸开了窝。女孩子们争先恐后的谈论着一天中的所见所闻:谁又烫头发了,谁又新买了时兴的手袋,谁的鞋跟高到吓死人,谁又捕获了哪位帅哥的芳心……似乎每句话里面都包含着同一个暗语,每个笑声的背后都暗藏着同一句潜台词——博取男孩欣赏的目光。

我侧着耳朵倾听良久,胸中憋着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给大家听,埋在心里当然是安全的,但是它那样鼓涨着,于胸口呼之欲出:“我今天在路上碰到一个男孩子,不知道哪一届的,好凶的……”在室友们因为词穷而暂时性地陷入沉默中时,我这样说。

“哈!春衫居然说话了!”一个女孩兴奋地叫起来。

“是啊,你以前可是从来不加入我们的谈话啊!”

“头一回头一回……热烈欢迎春衫同学加入我们的补习班,从今天起不能缺席了……”

室友们根本不关心我发言的内容,她们对发言这件事本身表现出高涨的热情。

女孩子们将熄灯后的闲聊称之为上夜校,争着要做我人生的导师。

原来所谓的交谈更多的时候也只是各说各的自得其乐而

